邵芳九泉圓夢人間天堂（下）

浦瑛 文

常书鸿画 邵芳

盛維中童年时代

一個人降臨到這個世界有他不同的因緣，但養育與培育你的才是你親生父母。我們自己不能決定自己的命，但我們能改變我們自己的運，機會是時間到了，是你已經能把握自己了。

盛維中自述：我出生香港，在我二歲半的時候，我的父母收養了我，我是第一批被總統簽字同意，從亞洲來被美國家庭領養的小孩，當時有 12 個孩子從亞洲各地來美國，我是其中一個，我很幸運被我父母親收養，他們是好人，尤其是我的母親，我的父親對我比較嚴格，不過他們都很愛我。

在我小時後，我的父母親都教育我自愛和節省，說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人沒有飯吃，記得在我們家用水洗澡後，還會再洗衣服，絕不浪費，但父母十分捨得對我的教育以及帶我外出度假。記得迪斯尼剛開張，我的父親就帶我去了，我忘不了那天我們一家到了迪斯尼附近的酒店，前台很不禮貌對我父親說：這里一個晚上需要$60，那一位小姐說了幾次，我父親態度和藹地說：是收現金還是信用卡，我的父親把皮夾打開，所有的信用卡都有，那個小姐馬上微笑改變對我們的態度。那一天我的父親對我與媽媽說：我們要加倍對美國做貢獻。

緣
浦瑛 文
哥伦布

我在美國沒有感到被歧視，而我在中國有這種感覺：我第一次到中國是 1973 年，我至今都記得回中國的情景。1973 年我只有 10 多歲，我的父母得到美國總統批準，可以從加拿大先到香港，當時父母在香港購買了許多冬天的棉衣和棉被帶到上海等地去見他們的親人，在中國雖然我們的臉和他們一樣，但他們知道我們不是住中國的，那年我們住在上海的華僑飯店，親朋好友在來看望我們，他們在我們住的飯店排隊洗澡。那一年是我的父母親自 1947 年到美國 26 年後第一次回自己祖國，我的母親一直在哭，那一年我媽媽的媽媽，我的外婆還活着，看到我媽媽與外婆分手的時候，母親一直哭，眼淚從中國流到香港。

我第二次到中國是 1983 年，是我父親的親戚向政府介紹我的父親在美國大學任教授、總工程師，就這樣我的父母接受北京水運規劃設計院之邀，前來講學和進行技術咨詢，當年我的父母親還無償地贈送給該院以價值上萬元的大量圖書資料。還有他們還打長途要我到中國來教課，經過近三個多月的努力，我終于和大連工學院達成協議．來教他們英文。開始，有人擔心我太年輕，缺乏教學經驗．但通過半年來的實踐證明，正是因爲我年輕，精力充沛，又能和學生打成一片，學生普遍反映我的教學效果良好．他們將原來制定每周 12 節課增加到 18 節．

也許是我的努力，經過外事部門的同意，我作爲美國一家化學公司的代理人和大連龍王塘鄉進行了洽談，進行技術資金引進的實質性談判。另外還有我父親的宣傳，有兩家美國公司同意來大連投資。其中一家化學公司在世界年銷售額達 35 億美元，我的父親在 80 年代就爲中美建設做出了貢獻。

我很喜歡中國，在中國我學了也做了許多事情，我還到香港開公司，做咨詢和服務，公司做的不算小，在中國和香港還比較有名氣，但當時我也不太瞭解中國，我也沒有把我家的親戚告訴人家，我的叔叔是吳階平（周恩來的醫生）還有我們家的那些親戚都在中國是著名醫生（因爲我的祖輩說過：不要從政，當醫生最安全），我萬萬沒有想到我在中國被騙無數次，中國人太聰明瞭，他們的腦子動的太快，記得一次還是吳階平叔叔救了我，讓我沒有損失上百萬：我拿到一位中央領導人得批文，同意我們買賣。那一天我在吳階平叔叔家里，世界上眞有這樣的巧合，那個中央領導也來吳叔叔家作客，當我高興拿出那張批文給這位中央領導看得時候，領導講得話讓我驚歎了：這條是我批得，他指着日期說，我是在一年前批的，不是現在。我再沒有勇氣留在中國做噩夢，我愛祖國祖國不愛我，很多人都認爲我們來自美國，美國人都很眞實是傻子，我還是回美國安全做屬於我自己的夢。

浦瑛，現在我們認識了，這就是緣分，我相信我們會合作愉快。願我的父母的夢想也是我的夢想早日實現。

盛維中青年时代

匹兹堡

俄州大学

克利夫兰

一個人心正行正，吉祥平安；心邪行邪，兇災禍患，福自我求，唯心所照。我喜歡說發生是偶然的，但結果是必然的。有人說我有點迷信，有人說我有點悲觀，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去解釋，因爲我們每一個人對事物的看法與認知不同。如同有的人一出生就是上千萬財産等着他去繼承，而有的人出生後連他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在哪里？這叫命，人沒法主宰自己的命。

一個人的成長有太多的偶然、無奈、巧合、意外，這都不是你自己能主宰的，人雖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但我們還是要儘自己的努力去做事，有計劃有目標。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在 1991 年來到美國，2002 年自己什么都不懂就大膽創立了伊利華報，2013 年 12 月，一個偶然的發生，改變了我對許多事物的認知，這就是機會，是時間到了，能不能把握就看你有沒有福氣了，而福氣是你自己的智慧決定的。

事情發生在 12 月 2 日，克利夫蘭 4Kids 基金會主席 Arthur Fayne，要我和他們一起去認識一位華人，那天我正好有空就與他們一行人員去見新朋友。當日有剛從中國考察回克里夫蘭的 (NEON)Northeast Ohio Neighborhood Health Clinics, Inc 的總裁 Willie F. Austin,CIS 社區綜合服務有限公司國際發展部顧問張琳娜，律師 JOHN TANG，和來自中國投資者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瀋陽分所潘玉明先生，我們各自開車到 Marietta OH 去認識新朋友，那天我幫忙 Arthur 開車，Arthur 對我說了他是通過一位 NBA 球星認識了這位我們今天要去見的 WEI C. SHENG(盛維中先生)，盛先生擁有一大片森林，他要造一個娛樂場所，就這樣後來發生的事情就像老天爺一步一步安排好的。

我在 12 月 2 日認識了盛維中先生，他的母親是已故畫家邵芳（1918-2009），著名美籍華人國畫家、陶藝家、建築師，父親是清末太子盛少保、中國第一代著名實業家盛宣懷的侄曾孫盛勝保。父母親知識淵博，心底善良，他們把他們的兒子盛維中培養成一個眞誠可信的人。

在這一次偶然與盛先生相識後，盛先生把他母親的畫和夢想以及他自己的夢想一起濃縮在一個畫卷里，展示在我的眼前，我由衷地感到自己有一份使命感，同時我心里有一份說不出來的喜悅與興奮，我希望能通過伊利華報這個媒體平台來讓更多人瞭解邵芳，還有環球華人服務公司可以當一個大的項目來完成盛先生的夢想。雖然這個夢很大，而人有無限的可能，爲弘揚中華文化，讓一個已故人邵芳，爲中華文化貢獻一生的精神再次搬上舞臺，雖然這個夢想對我來說幾乎太大，但我願意去嘗試，就像當年我願意嘗試去做一份報紙一樣的心情。

說也奇怪，當我第一次見盛維中先生，就覺得對他一點不陌生，相互在交流中有共鳴，對許多事物有相同的觀點。他說他的母親在俄州待了這么多年，而且他看到我就想到他的母親，說如果他母親活着的時候我能認識他們母子那有多好。我說現在也不遲。也許是命中安排也許是一個巧合，在 2004 年，一個中國來美國探親的李昌玉先生偶然中發現了盛先生的媽媽邵芳，李先生寫了一本關於邵芳的書《奔向千洞佛》隔了 5 年，2009 年邵芳往生，又隔了 5 年我發現認識了邵芳，再過 5 年就是邵芳的 100 周年誕生，這是偶然還是已經安排好的，俗話說百年會出一名響亮的人，而在中國眞的還沒有這樣一位女中豪杰的畫家，這發生只有老天爺知道了。

再說我 12 月 2 日在 Marietta Oh 認識盛先生，我們又在 12 月 18 日，相約在匹兹堡的 Hard Rock 見面，那天他還帶他一起成長的朋友夫婦來見我，那對夫婦是從克利夫蘭搬到 Marietta 的，我們在匹兹堡一談就是四個小時。盛先生談了她的家事和他兩次去中國的感受。而在 12 月 28 日，盛先生帶他的全家人特地來克利夫蘭參加伊利華報社開放日，接着 1 月 4 日我又到哥倫布與他們全家人見面，當日伊利華報版面設計程里實先生也帶了全家人到哥倫布，哥倫布大學東亞系的李敏瑞先生等朋友相聚一堂大家暢談人生友情以及發展的事業，當日我還把一位又是偶然認識的朋友 Lisa Gatto,她在 1984 年認識了邵芳，也請到了新花和我們一起午餐，在餐桌上 Lisa 又見到了她六年沒有見面的病人，如果說這一切發生都是偶然的，那么我還是要說那句老話，只有老天爺知道。

张大千 作品

邵芳 作品

還有更離奇的事情，2014 年 1 月 1 日，我很想去佛堂拜一拜，我打了電話給我天道朋友，說我想到佛堂拜拜，朋友說太好了，現在我們的道青都在佛堂，我們在上健康課，那天講課的醫生就是 Lisa Gatto,，我聽說 Lisa 她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的病，還能看命像，好奇的我讓 Lisa 看我有沒有病，Lisa 看着我的眼睛開始講我的病，她講完我的病情後，開始說了一件讓我十分吃驚的事情，她觸痛我內心的陰影，並且她說唯一的藥就是要我原諒曾經傷害我的人，Lisa 要我每天起來就在本子上寫：請原諒請原諒，Lisa 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在那一瞬間我知道 Lisa 能看命，我問她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能做成嗎？就是我要幫忙一個已故的畫家邵芳搬上舞臺，Lisa 看了我一眼平靜地說：我認識邵芳，我們一起打麻將十多年。世界這么小，原來 Lisa 在 Marietta Oh 住了 16 年，我太高興了，希望 Lisa 能多告訴我邵芳的事。

在 Lisa 的眼里邵芳是一個十分聰明智慧並且對人和善的藝術家，Lisa 說：她每天自己只吃豆腐青菜，生活上十分簡單，而她捐款給他人是 5 萬 10 萬。還有她和先生都是建築師，他們的房子自己設計自己造，四周都是窗，中間是他們的廚房與臥室，到夏天她家好漂亮，還有邵芳心靈手巧，她設計珠寶首飾出售，她有極好的記憶，每一年中國都有訪問學者，邵芳就會出來招待他們，邵芳是一位心底善良服務衆人的大名人。就在 1 月 7 日我在匹兹堡老朋友家吃飯，一談到邵芳，朋友就說他的叔叔音樂家趙啓海是邵芳的好朋友，朋友記得叔叔常常說邵芳，叔叔家常常收到邵芳的信。有句老話：只要心量大老天會幫忙。

1 月 11 日，盛維中先生得知我要送兒子去 Ohio University，他與他的太太開車來見我們請我們吃飯，那天他還帶來了畫冊，有張大千，常書鴻一代名人畫的畫，讓我零距離目睹舉世名人的作品，感受他們的靈氣與精神。

伊利華報

摹敦煌壁畫的第一位女畫家（蔣兆和之女 作）

二○ 一二年，我無意中在網上發現我父親蔣兆和一九四○ 年所作的《邵芳》畫像。漫遊網絡，我找到了載有這幅畫像網文的作者李昌玉先生。

他的第一封電子郵件是這樣寫的：“邵芳已在二○ ○ 九年去世，她的丈夫在一九八七年去世。她有一位養子，我和他沒有聯繫。蔣兆和的畫我只有照片。”郵件還附上了一個 Word 文件，是他寫的一部邵芳的傳記。這部傳記令我驚訝，原來邵芳曾在一九四四年只身去了莫高窟，在常書鴻領導的敦煌研究所工作過。一九四八年她與丈夫赴美國定居，這位臨摹敦煌壁畫的第一女性畫家，國內卻近乎無人知曉。

接着他的第二封郵件說：“幸好我還活着，因爲我患肺癌五年了，也七十九歲了。”以後他陸續把所有的文字與圖片材料快遞給我，問我是否可以找到出版社出版。我讀到的他寫的邵芳傳記完成于二○ ○ 三年，十年過去了，這部內部書稿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內卻無人問津。這讓我産生第二個驚訝。

邵芳來到美國後學習建築，曾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ioyd Wright 1867-1959)的愛徒。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她與丈夫在俄亥俄州與西佛尼吉尼亞州交界的一片森林中建造了具有萊特大師風格的木屋，起名“翼然亭”。晚年的邵芳將她在四十年代臨摹的敦煌壁畫全部珍藏在翼然亭。正像傳記作者所述：說起敦煌，她就兩眼熠熠生輝，陷在深情的溪流之中，敦煌永遠活在她的心中。

當邵芳在偶然間認識了李昌玉後，就把一大摞在敦煌的日記拿了出來，這些日記詳細記錄了那個年代的敦煌生活。而李昌玉來美國是爲看望在美國工作的兒子，幫助照看孫子。他是一名退休的中學教師，不會電腦。爲了這份可貴的歷史文獻資料，他開始學習使用計算機，將沉甸甸的幾十萬字的日記、筆記硬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敲進電腦。

邵芳去世後，邵芳留給李先生出版邵芳傳記的委託書便成爲一份囑託與責任。在我與李昌玉開始在網上交流的時候，他說他正在做第十七次化瘦。我幫助他編排，幫助他找出版社，幫助他找贊助。每一次與他溝通，他在回答我的問題的同時常告訴我喘不上氣，化療很痛苦，但是他堅持着。一天我收到他的快遞，打開一看，是兩份委託書，一份邵芳給作者的委託書和一份作者給我的委託書。又一天，他打來電話，我聽到了他的聲音：“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想看到樣書。”

邵芳傳記《奔向千佛洞》的樣書連夜打印出來，直接送到了濟南的醫院，還未設計封面的白色封皮上，我寫道：時間在停留，生命在延續，打開這本書吧，生命正在創造奇迹。

李先生在病床上興奮地看到了樣書，奇迹般地給我發來郵件，他說：“是像模像樣的一本書，很大氣，確實是圖文並茂。我感到很好，現在是寫不出來了。”“如果你能促成出版就感謝你了。”他還囑咐我一定要找到邵芳的乾女兒張偉民，她可以幫助我。他在郵件中形容“瑪麗埃塔邵芳的家，沒有熟人做嚮導，恐怕找不到。從華盛頓去，要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四百公里之間，全是茫茫的森林，只有兩個小鎮”。

或許是一種緣分，讓我在網上與李昌玉聯繫上不久便認識了美國的張偉民。邵芳曾資助張偉民完成畢業論文——紀錄片《房子的精神》，記錄的正是邵芳與她的翼然亭，後來這部影片在美國多次獲獎，現在她是美國舊金山大學專授電影專業的終身教授。短短的幾次交流便讓我感覺出她的熱情與四射的青春活力。來往的半年多時間里無論她在印度拍片，還是在加拿大，還是在洛杉磯好萊塢電影節做評委，還是在接待中國電影代表團，她總是從繁忙的時間里及時給我回信。她說本來可以帶學生來北京，但是實習的計劃改變了，於是她便委託她的朋友和她的哥哥專程從美國給我送來她的紀錄片的光盤，以便在編輯這部傳記時，可以摘選其中的邵芳精彩的畫面。而出書的進展她也用英文與遠在俄亥俄的邵芳的養子一次次地講述與溝通。

當我把李先生的圖文資料整理編排好時，我寫給出版社的信難以抑制激動：邵芳，是一種精神，一股力量，傳遞給李先生，又傳遞給陌生的我。現在傳遞給了你們，敦煌藝術出版社。當我在網上找到你們的通訊地址時，我興奮，終于到家了。邵芳的遺願可以交給你們完成了。恐怕沒有人知道七十年前在敦煌，有張大千，有常書鴻，還有一位美麗的邵芳。她回家了，帶着她記載的敦煌寶藏。

我很快收到了出版社的回音：“非常感謝你對我社的信任和支持，將如此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作品投遞到我社。”

傳記中有段精彩的段落，是這樣描述的：常書鴻帶着沙娜，迎着塞外呼嘯的寒風，恨然若失地告別了千佛洞。邵芳說：“沙娜就像我的女兒。”一路上極盡呵護，關懷，疼愛。

當我把初步編排好的傳記通過美術理論家劉曦林先生傳遞到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手中時，我接到了已經八十多歲的常女士的電話，她的聲音非常激動，她說：“邵芳在千佛洞一七二窟臨摹了一幅大畫《西方淨土變》，當時我就在她的身邊，向她學習描稿、勾線、着色的技法”。她欣然揮筆爲書寫序，並且在她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成爲這部書的贊助單位。該研究院的趙聲良博士參與了具體的出版編輯工作，他一一考證邵芳的畫稿，指出畫稿中所標識的窟號是採用張大千的編號，與現在的不一樣了。關於邵芳的《西方淨土變》，作者李昌玉說邵芳存有墨稿，但是畫太大，他無法拍照。他懊悔地對我說：“我怎么沒有拍照呢，哪怕是一個局部。”已經遠離俄亥俄的作者的兒子文青也加入了出書的奮鬥中，通過他再次與邵芳養子聯繫，雖然養子將另外一張作品傳了過來，卻能讓我感受到他們對出版這部書的熱盼。最後趙聲良博士深入調查後，告訴我這幅作品原作仍在敦煌研究院保存，二○ ○ 八年首次參加了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敦煌藝術大展。趙博士提供了原作照片，使這本書沒有遺憾地展示出了邵芳的代表作。趙博士說，在條件落後的四十年代，邵芳一個人完成這幅大作，其功力是顯見的。

正像趙博士在後序中所說：“由於文獻記錄的缺失，對於敦煌藝術研究所早期的開創者的歷程，我們知道的十分有限。這部書完整地記錄了邵芳作爲一個畫家奮鬥的一生，雖然她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從事臨摹工作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但是在她的藝術生涯中，敦煌藝術卻一直閃爍着迷人的光彩。”

《奔向千佛洞》如同邵芳復燃的心，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撥動着北京、濟南、蘭州、敦煌、舊金山、俄亥俄，連接着中國與美國。正在書即將印刷的時候，濟南傳來作者李昌玉先生逝世的噩耗。在以後的日子里，一顆心變成了兩顆心在跳動。敦煌出版社王忠民社長親自挑選印刷廠，當王社長拿着成品送到我手里的時候，我看到書印刷得非常精美，正文八十克紙，加了護封，封面壓膜，印刷廠選自深圳，這無疑要增加許多成本。可是社長說書的價值比金錢重要。

接着我帶着書飛抵美國舊金山，作者的兒子與兒媳在機場迎候。隨後張偉民開車陪伴我去了作者所描述的那個美國東部的森林中的翼然亭，將書送到邵芳養子手上，爲此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終于完成了邵芳與作者的遺願。

我們所看到的翼然亭已經與張偉民拍攝的電影中的翼然亭大不一樣，人去樓空，一片淒涼。我們看到了邵芳的老師陳少梅的作品，已經一半霉爛。邵芳的日記原件以及大量的畫稿都未能看到。

我帶着蔣兆和的《邵芳》素描畫像登上了回北京的班機，在我即將離開美國的時候，墨迹未干的《奔向千佛洞》一書進入了美國國會圖書館。